



等待的月台

桃園火車站的候車室，時常坐着一位打扮齊整的中年婦人，她手裡抱着一個老式皮箱，游目張望，似乎在等待什麼。

他首先注意到的不是那個婦人，而是皮箱。那皮箱的表面已經完全剝落了，露出皮革粗糙的顆粒，皮箱四周鑲着紅銅的邊。他一眼就看出，那曾經是非常精緻而且牢固的皮箱，但它的那個時代已經消逝了。

第一次見到婦人，是他高中的時候，他每天夜裡從桃園乘車到台北補習，深夜十一點回到桃園。婦人總是準時坐在候車室的木椅上，等待的姿勢、不安的眼神、端整的打扮，好像等待着某一位約好的人。

起先，他沒有特別留意她，可是時間一

久，尤其是沒有旅客的時候，婦人就顯得格外孤寂。有一天，他終於下定決心，在候車室等待那個婦人離去。一直到深夜落雨，一直到凌晨一點，婦人才站起來，走到候車室的黑板前，用粉筆寫着：“水，等你沒等到，我先走了。

英留。”那時他才知道，原來候車室長久以來的這則留言，出自那個婦人之手。

英是她的名字，水呢？應該是一個男人了，是一個什麼樣的男人呢？是像水一樣流走的嗎？

後來，車站的老人告訴他，婦人已經在候車室坐了二十幾年了，有人說她瘋了，可是她從不說話，也不知是不是瘋了。有人說，曾看見她打開皮箱，箱子里裝的是少女時代的衣服。大多數人都說，在二十幾年前的一個夜晚，英和她的水約好在車站會面，要私奔到某個不知名的地方，可是叫水的那個男人失約了。

但是，英與水故事的真相卻無人知曉，經過那樣長的歲月，真實動人的情節也隨一列列開過的火車逝去，成為人們竊竊的私語。到後來，甚至沒

有人議論了。

他和叫英的婦人見過不少次面，才互相打了招呼。他感覺，英的微笑是極老式的，是二十年前的那種，還帶着少女的矜持。他和英也只是如此，互相並未說過一句話。他有時候並不立即回家，直到英在黑板上寫：“水，等你沒等到，我先走了。英留。”才踩着輕輕的步子回家。在路上他就像那個叫水的男子是多麼幸福，竟可以獲得如此深切的愛，而他又是多麼可恨呀！

英與水的故事，介入他年輕的世界，使他有時竟因痛心的苦楚而失眠了。

有一天，他回家的時候，沒有看到英的身影，問了車站的許多人都不知道為什麼，這個婦人那一天沒有來。

第二天清晨，英殘缺的身體被發現在鐵道上，皮箱滾到很遠的地方。

旅客留言板上有她的字迹，只改了幾個字：“水，等你三十年，我先走了。英留。”

他靠在掛留言板的牆壁上，用力捶打自己的心口，因絕痛的心酸而落下淚來。很長很長的時間，他回家的時候總先坐在英坐過的位置上，感覺英的脈搏還在那里跳動。每次他走過車站，心口就像被刀子割過。

十幾年後他父親過世的時候，他才知道父親的小名叫作“水”。
作者：林清玄



給「虛榮」定價

如今，很多商品已不僅僅是生活的實用品。譬如，現在的女士買一只包，不一定只是為了裝東西，更大的可能性是為了美觀、時尚，甚至炫耀。一只價值幾萬、十幾萬的包，論裝東西的功能，或許並不比得上一個幾十元的帆布袋，但這個包有帆布袋沒有一個特別功能，它能滿足消費者的虛榮。可以這麼說，買十幾萬元包的人不一定僅是為了裝東西，而更多的是為了顯示自己的身份，或者向別人暗示自己的富有。

商品一旦有了滿足消費者虛榮心的功能，它的價格就會高得驚人，消費者支付的金錢的絕大部分實際上是用來購買看不見摸不着的“虛榮”。如今，有許多精明的商家開始想方設法為顧客的虛榮心“定價”，這個“定價”一旦合理，商家就能輕易獲取高利潤。給虛榮定價，聽起來似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，但其實它沒有多難，我們可以舉個例子說明這個問題——

假如你今天外出出了個順風車，結果來了輛瑪莎拉蒂，你會感到既意外又興奮。到達目的地原本只需要50元，現在司機要求加價，理由是他這是豪華車。然後你們討價還價，如果80元成交，那麼，刨除本來的車費50元，你為“虛榮”支付的價格就是30元；如果100元成交，那麼你就花了50元為“虛榮”埋單。

有人真的在大學校園里做了這樣一個“豪華順風車”的實驗，結果發現，90%以上的人願意為豪華車支付更多的錢。那比通常情況下多支出的部分就是一個消費者消費“虛榮”的價格。實驗還表明，越富有的人，越願意為“虛榮”埋單。

有一款手機在大學校園很暢銷，它的價格在4000-6000元之間。它的暢銷絕不僅僅是由於它的質量、款式和功能，還在于不低的價格滿足了很多大學生的虛榮心。但它的價格又不是高得離譜，這讓不少大學生勒緊一下褲腰帶就能買得起。可以說，這款手機在大學生的“虛榮心”和“購買力”之間找到了恰如其分的平衡點。

我的一個朋友是做服裝代加工的，他的工廠里，生產過很多高級品牌的服裝。“材料品質、技術要求幾乎都是一樣的，但貼上不同標籤，擺上不同平檯，面對不同群體，它們的價格就有了天壤之別，從幾百元到上萬元不等。”朋友對我說。

我們如今生活得不輕鬆，也許，皆是因為我們不僅要給生活必需品埋單，還要為自己的虛榮支付一筆不菲的賬單。

子們講起這事，他們直笑我：“聰明一世，糊塗一時，想不到媽媽還會做這種蠢事。”

旅行在繼續着。由一年一次看望母親變成了一年兩次。大女兒特意給我買了一條短褲。短褲正中有一個隱形的口袋，外面有個拉鏈，回家看望母親的錢，就裝在這個口袋里，貼身穿著，萬無一失。隨着條件的好轉，口袋里的錢慢慢地遞增着。到了家，走進母親的房間，喜滋滋地從口袋里面拿出錢遞給母親，帶着我的體溫。

母親接過錢，放進抽屜：“我跟你保管，要用就到這里拿，車票錢也到這里拿，就在這張報紙下面。你別總給我錢，我老了，用錢的地方少了，你留着用自己用。”

那條短褲我一直保存着，清理衣物時拿出來，輕輕摩挲那個隱形口袋。我透過眼前的霧水，彷彿看見母親和我面對面站在房子中間。我拉開外褲的拉鏈，又拉開放錢的拉鏈，伸手抽出錢給母親。那一霎，死死定格在我腦海里。就這樣，我又一次把母親留住了。

作者：楊本芬

順境不傲，逆境不憂，絕境不慌

生活中，我們永遠不知道下一刻會發生什麼。面對種種人生境遇，得意不忘形，失意不失態，方能行穩致遠。

順境不傲

看過一個概念，叫“順境管理”，說的是人在特別順的時候，一定要穩住自己的勢頭。

當一個人順風順水時，容易得意忘形。一旦變得腳踏實地，極有可能誤入歧途。一路順風，自然是福，但在順境里太久，就會忽略潛在的隱患。

生活中最難的，是在高光時刻還能做到不狂不傲。順境不傲、滿而不盈，才稱得上是真正的大智慧。

越是一帆風順的時候，越要低調謙遜。不要剛取得一點成績，就沾沾自喜。有時最大的敵人，不是難為你的人，而是你不冷靜的自己。

逆境不憂

逆境，是我們都要經歷的人生。有的人，遇到挫折便心煩意亂、一蹶不振；而有的人，卻能逢山開路、遇水架橋。

人在逆境，就像吃一碗難吃的麵，越品越不是滋味。但有時，打敗我們的不是坎坷，而是充滿負能量的心態。

有人說：“生活總是讓我們遍體鱗傷，但到後來，那些受傷的地方一定會變成我們最強壯的地方。”

面對突如其來的重擊，唯有內心強大，方能越挫越勇，迎來峰迴路轉。

絕境不慌

誰也無法保證自己一輩子都風平浪靜，而那些不輕言放棄的人，即使被逼到懸崖邊，也不會慌慌張張、自己先認輸。

看過一段視頻：一頭角馬的後腿被鱷魚死死咬住，它拼命掙脫，漸漸精疲力竭，被鱷魚一步步拉向水中。角馬感到絕望和無助，但它仍不甘心，使出渾身力氣，繼續與鱷魚僵持着。這時，有兩頭河馬路過，似乎感受到了角馬求生的意願。於是，河馬出手對抗鱷魚，角馬終於獲救。



哥哥用平反的錢買了材料，準備做幾間房子。哥哥寫信告訴了尚在湖北的母親。母親無法抽身回來，總是書信不斷，有時在平信里放上十塊錢，五塊錢，最少三塊錢，夾在信紙里，寄給哥哥，並交代，回信時不要提錢的事，在信紙上的右上角畫一個圈，我就知道你收到錢了。

哥哥收到了錢，心里波瀾萬頃，有時甚至哭出聲來。每次回信時都要母親不要這樣做。哥哥說：“不管怎樣，我總是拿工資的，而媽媽在鄉下，搞個錢不容易，不要太苦了自己。”

母親回信說：“我還能做，棉花可以賣錢，種菜可以賣錢，只要人勤快。湖北種蘿蔔、白菜，都是大片大片地種，一賣就是上百斤。除了家用，我節省幾個給你，雖然是杯水車薪，畢竟是當媽的一片心意，自己的親生骨肉都不幫，那就不像個母親了。只是我不想讓王家叔叔曉得，怕他以為我將錢都搞回了家，身在曹營心在漢，對我有看法。”

後來，我的小孩接二連三地考取大學，母親知道我有困難，也用同樣的形式，把十塊錢、五塊錢，最少三塊錢放在信里寄給我，同樣讓我畫圈。我收到了錢，總是要大哭一場。我知道母親去賣蘿蔔、賣白菜有多辛苦。天不亮，就要整理好菜，等天亮了，搬上拖拉機，人陪着菜一起坐在拖拉機的拖斗里。

母親回信時告訴我，她不暈車，坐在拖拉機上，就像坐在母豬肚子里，搖啊搖啊，還有些舒服呢。有次，我實在忍不住問母親：“坐在豬肚子里是什麼滋味？”母親信中說：“母豬懷孕，小豬在母豬肚子里，母豬走路時，肚子一動一動，一擺一擺，搖搖晃晃，我坐在拖拉機上就像坐在母豬肚子里，搖搖晃晃的，所以挺舒服的。”這封信，使我破例地笑了。

王家叔叔去世後，母親回了湖南。我回家探母，睡覺前，跨進母親房間里，昏黃而溫暖的光芒一下罩住了我。母親神秘兮兮的，從最里

層的衣兜里拿出一百塊錢給我。錢折得很小很小。嶄新嶄新的票子，帶着母親的體溫，打開時就發出噼噼啪啪的脆響。我一點都沒推卻，把它放進自己的錢包。

每年回家，母親都給我一百塊錢，已有幾年了。

每次，我要回江西的頭一天，母親會一再

交代我：“走時不要哭，你有你自己的家，不可能長期和我廝守，我和你哥哥弟弟住在一起，他們孝順我，日子好過，你不要操心我，只要每年能回來看看我，我就知足了。”

說好不哭，但總是要食言。我跨出門檻，頭都不敢回，一句話也講不出來。母親默默地跟在後面送我，走了一段路便說：“你走，我回去了。”我只能使勁地點頭，不想母親看見我哭。我走出了幾十米遠，回頭想再看看坪里，居然看見母親站在那棵橘子樹下哭泣。

終於上了開往長沙的班車。哥哥朝我揮手的身影越來越小，直到消失。

我座位旁邊有五六個人玩撲克牌，一張紅桃K一張黑桃K換來換去，旁邊有人用三十塊錢押紅桃K，另一個人押了四十塊的黑桃K。玩牌的人開了牌，是紅桃K，於是押紅桃K的人就贏了四十塊錢。贏了錢的人喜笑顏開，輸了錢的人也不喪氣，嘮叨了一句，你不要高興得太早了。再押，輸了錢的人果然將錢贏了回來。

車開後，我的心里就空落落的。玩撲克牌的人挨在我面前，不由得看了幾眼，覺這牌容易押中。這時，旁邊有一個三十多歲的男子，長相英俊，挺忠厚的樣子，他對我說：“你有錢嗎？

可惜我身上沒有錢，這錢眼睜睜地讓別人賺去了。”言語透着誠懇和無奈。

我看看周圍，大家都熟視無睹。我倒根本沒想押不中，只是不好意思，一個女的跟一夥男的賭撲克，不成了個女賭徒，但其實我也想贏點錢，女兒還有兩個多月就考大學了。那人對我說：“莫押多了，輸贏也不大。”於是我

一百元錢

紅着臉，像做賊一樣把預備從長沙坐車回來的二十塊錢押了上去。我押的是紅桃K。牌一開，是黑桃K。我在心里不停地念叨：“怎麼可能，怎麼可能呢？我明明看見這邊是紅桃K的啊。”

變成一個賭徒，只需要那麼一瞬間，我只想著輸掉了的錢一定要賺回來。我一押再押，結果連帶着母親體溫的嶄新百元大鈔都輸掉了。幸虧只有那麼點錢，否則後果不堪設想，真是偷雞不成蝕把米。

我強裝着若無其事。到了長沙，便去有業務往來的公司借了二十塊錢，買了車票，打道回府。而那伙玩牌的人，沒到長沙就下車了，原來他們是一夥的，那個錢上去是老實人的人是個婊子。

這件事成了我心中的秘密，現在已沒有機會告訴母親了。媽媽，對不起啊。

幾年後，我和我的孩

